

農民
的
兒子



文化工作社

文學叢書

17

★

農民的兒子

艾乃目著

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版



文學叢書

農民的兒子

著 作 者 文 乃 山

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

上海北京東路718弄590號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

聯 合 經 銷

總 經 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版權所有 ★ 不准翻印

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版

編號〔女 164〕印數0001—5000

桂蘭對象上春生，兩邊爹媽都不答應；春生他爹老王有柱，來到子家小舖，把傢俱鍋台……都砸了個稀爛。第二天，桂蘭跟春生，倆個人沒事人似地；一個担水，一個合泥……又把砸的稀爛的三間破房子，收拾的乾乾淨淨。兩個人就這麼，搬進去住下。開了個會，講了陣話，大家鬧了陣房，就這麼結了婚。真新鮮，連個天地也沒拜，就成了倆口子！

桂蘭跟春生自由找對象，就打開天關地，還在張各莊還是第一次。這新鮮事比無線電都快，莊稼人們一個接一個的傳開了；老頑固腦袋聽着一股勁的直歎氣，點頭，砸嘴的：『沒料着我這個老棺材瓤子，今天還趕上開這個眼。我活了七十多

喇，沒見過這新鮮事，沒過門的小倆口，兩個人在一塊蓋房，現蓋房，現結婚；真新鮮。」最後是歎息一陣說：「我真活夠喇，就是老棺材瓢子老不死！」

年青人聽見這新鮮事到滿開心；有的到于家小舖，幫着小倆口幹回活，幫他們砌炕，泥鍋台；看看她倆個幹活的神情；一股勁直笑；也有的叨着煙袋在旁邊站一陣，呆呆的看他們一陣，就扭頭走喇。一背臉，幾個年青人找在一塊，又打又鬧的議論着春生。每個人心上都羨慕春生和桂蘭。

「前頭有車，後頭有轍；過二年咱也自由對象上一個」一個說。

「看你個鬆樣，斗大字認不下一升！工作又稀稀啦啦，誰家大閨女還廢瞎眼，對象上你！」一個笑着罵。

「春生怎麼樣來着，他也不比誰多一隻眼睛，我們倆打從小在一塊拾柴火！」

「人家趕的時候釘對，人家趕上啦，在山裏住過幾搓練訓。頭年的皇歷今年可看不的，這時候的春生，可跟過去不一樣啦；人家是個幹部，人家筆桿子寫的割割的，裝了一肚子共產。你比人家？先溺泡溺照你個相再說！」

「再說，人家春生是怎麼幹出來的，人家打死人堆裏爬出來的，人家槍眼裏鑽出來的。人家那個幹勁，你比的了！你要比上人家一個零，你也當上幹部啦！」

年青人們吵着叫着……。說的心上癢癢的，都希望自己當上個春生。

過了幾天，有七八個青年人，自動參了軍。老頑固腦袋，哭着，叫着：「這都是春生來把他們引壞了；誰勸也不聽，非當兵不行！」

二

春生和桂蘭是這樣開頭的。

那年拒馬河裏發山水，山一樣的大浪頭，在大河裏翻滾着；大水沖開河隄，沖斷了大樹；打山水裏沖下來的大魚，在泥浪頭裏浮着，打上游一直浮下來……。

「噫呀，好大魚！」河岸上的莊稼人們，巴嚙着眼羨慕河裏的大魚。隄岸上站滿了人，叫着，喊着，可是誰也不敢下河，這工夫，忽然，發現上游泥浪頭上，沖下一個人來；那個人拿着個大魚撈子，在大泥浪頭上浮來浮去的，比個水鴨子還靈。

巧。岸上的人驚訝的瞪眼直瞅着那個人：『哎呀！膽子真大！』

『哎喲，那是抗長活的王有柱的二小子？』一個說。

『是他，叫春生！』又一個答。

這年春生才十九歲，長的虎頭虎腦的，有個大人高；黑黑的圓臉蛋上，一笑兩個小虎牙，兩隻大眼，兩條黑眉毛，像兩把漆刷子。春生家裏挺窮，有二十幾畝嘔咕地，養着一頭老牛，這頭老牛吃的草年年都是春生包了，他一天要打兩大筐草，才夠牛嚼的。他爹老王有柱，前幾年給村上財主家抗大活，五十多了才回家種自己的地，半輩子的勞苦，把脊背累的像揸着口『鐵鍋』，村裏人送給他個綽號叫『羅鍋子』，先是當面叫他，以後人們反把他的名字忘了。羅鍋子就成了他的名。他雖然是個受苦人，可是在年青就成家，娶了個比他大八歲的老婆；她一連給他養活了五個孩子，三個女的很早都出了嫁，兩個男的，大兒子叫春才，是個又瘦又小的乾巴人。鄉下給他起了個綽號叫『活猴』，他爹媽在『活猴』十歲歲那一年，又給他按着老例結了婚，春才嫂比春才大九歲。第二個兒子就是春生，他長的可跟他哥不

一樣，又粗又壯，像個結實的小牛犢子，從小就淘氣，胆子大，上大樹，跳大河；幹仗幾個莊稼孩子也打不過他；他每天除了供牛吃草，還得拾兩筐糞，一筐柴禾……一拾少了就得換羅鍋子一頓老鞋底子。

春生十歲那年，王有柱老倆口子，請來個瞎子，給春生算了一卦。瞎子彈着三絃，噯，噯，噯……的唱了半天，小春生瞪着兩隻小眼，聽了半天也沒聽懂，可是，瞎子走了以後，王有柱老倆口子，說春生命裏不該早娶；卦上說春生的生辰不好，臉上有凶相；應該多打幾頓，才把凶相打掉。從此王有柱老倆口子，就輪流着給春生醫凶相，差不多隔上幾天輪流着打他一頓。

這一年拒馬河裏發了山水，春生正揀着草筐，給牛割草；他一見河裏發了水，心花開啦，連忙跑回家把魚撈子取來，脫的赤條精光的，跳下河裏撈大魚。他打上流一直順着大河往下漂，正好在河灣上灣住大魚，他就停在河灣上，一連撈了十幾撈子，大鯉魚跳着，蹦着拋到河岸上。春生高興的了不得。正當這工夫，聽見岸上

草地裏有個人叫他，是個女孩子的聲音：「春生哥，春生哥！」

春生爬上岸去，往草叢裏一看，一眼就認出來，是村西頭張家的女學生桂蘭。

他兩個人的家住在一條街上。春生他爹，前幾年給桂蘭家幹過事，春生也跟上他爹到桂蘭家去過；兩個小孩子，就這麼成了小朋友，天天在一塊玩，一塊打仗，一塊捉麻雀。後來兩個人都長大了，桂蘭家裏比王家富裕，就送着上了學堂；春生還是跟上他爹下地，打草，拾糞。從這以後，兩個人見面就再沒說過話。——這回桂蘭一叫他，春生一看是她，就問：「什麼事，桂蘭，你叫我來着？」

桂蘭一見春生就哭了：「春生哥，快救我吧，好歹把我帶過河去，鬼子就要過來了。」

「鬼子來了？」春生着慌的怔住，兩隻眼四下裏望着。

「鬼子一進街，我一口氣跑到河灘上，藏到這草裏，鬼子不過來還好，要一過來，我這條命可就完了。」桂蘭說着又哭：「春生哥，春生哥你快些吧！」

「你們就是哭的能耐，來吧！」春生臉上帶着瞧不起的神情，哼了哼鼻子，接

着浮在水上，像水鳥一樣爬下，叫桂蘭騎到他背上，他兩隻手划着，兩隻腳登着，不大的工夫，渡過了拒馬河。把桂蘭藏到河西葦子地裏，他又跳到大河裏，裝着拿着個魚撈子，順着大河撈魚，瞭着打村裏過來的鬼子。他剛撈了兩條大魚，拋到岸上。眼看着，十幾個日本鬼子，騎着大洋馬就來到河灣上，望着大河嘴哩咕嚕的說着鬼子話。又對着河水放了幾槍。鬼子看見岸上，有春生拋上來的大鯉魚，就下了馬，把大魚撿上帶走了。

太陽落山的時候，春生望見鬼子走了，他飛快的划到河西岸上，望着葦子裏叫：『出來吧，桂蘭。日本鬼子都滾他媽的蛋啦！』

桂蘭聽說日本鬼子走啦，就不像剛才嚇的那麼一個勁了。她剛站起來就望見赤條精光的春生站在她跟前，她兩隻手蓋着臉，咯咯的笑起來。她笑的春生心上一股勁直撲咚。

『笑什麼，你撿着金子，銀子啊？』春生不高興的說。

『看你怎麼連條褲也沒穿哪？』

她這麼一提也把春生說羞了，他三步兩步跳到河裏，再也不上來。他跟桂蘭說了半天話，都忘了自己沒穿褲子。

「春生哥，快上來，我跟你說着玩咧！」她叫了半天春生也不上來。

急的桂蘭跳到河邊來抓春生。春生過來一把抓住她，就把她馱到肩膀上，送她過了河。一上岸，春生就飛快的跑上去，慌慌張張的把褲子穿上，繫上褲腰帶，才過來找桂蘭。

桂蘭一見他又是咯咯的笑着蓋住臉，一直笑了有吃頓飯的工夫。

「你就是會笑吧！」春生急了，黑臉漲的像塊牛肝花：「怎麼剛才你不笑呢？」

「春生哥，看你褲子上那個大空窿！」桂蘭指指他的褲子，指指他的屁股。

春生摸了一把自己的屁股，他那條褲子破的有碗口大的空窿：「我媽眼早看不見拿針了，破就得破着！」

「你有針嗎，我來給你縫縫！」桂蘭說。

「你們這些人，還給咱縫褲子來着，看把你髒着！」春生拿兩隻手蓋住自己的

屁股，哼了哼鼻子。

.....

這天晚上，桂蘭偷偷的送給春生一條白洋布單褲，一條洋肚子手巾。

就打這一回他倆個又相了好。隔幾天，桂蘭就到村後頭樹林子裏，她每次來，春生總是預先藏在樹林子裏等着她。桂蘭養蠶，春生偷偷的給她摘桑葉；王有柱家的樹上結了桃，春生偷偷的撿好桃送給桂蘭。桂蘭勸春生唸書：「回家去跟你爹說說，上學堂，咱天天在一塊多好！」

「我吃着什麼唸書，我唸書，誰給牛打草來着！」桂蘭一提，春生就搖着腦袋，說他家裏窮唸不起書。

.....

紙裏包不住火。春生跟桂蘭相好，張各莊打草，拾柴的孩子們，鬧的個個都曉得了，他們偷偷的偵察着他倆。他們背後一抓住春生，就逼着追問：「春生，張家那大閨女，又送你什麼來着？」

「這才是紅嘴白牙的冤人，人家送我什麼來着？」春生急的黑臉上一股勁的直冒汗。他揮着兩隻大手：「誰再冤我，我揍誰！」

孩子們一見春生發火，哄着鬧着散了。他們賭打仗沒有一個人能打過春生的，春生壯的像個小牛犢子，三四個人抓不住他，更打不倒他，春生一咋喝都吓跑了。春生和劉興兩個頂好，他兩個從來不打仗。劉興一見春生，總是掀開春生的褂子，看看有沒有別人贈給的花褲腰帶，掏掏口袋，看看有沒有綢子手帕……。劉興這麼鬧，春生也不惱他，也不摸他。

有一天劉興鄭重其事的跟春生說：「春生，依我說咱這個拾柴撈禾的窮小子，少想美事；想也是個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。你看看你羅鍋子爹，看看你瞎媽；人家洋女學生，會許配你的。依我說趁早死了這個心，好好的打把草，把牛餵的肥肥的比什麼都強。這事要鬧到你羅鍋子爹耳朵裏，又要拿老鞋底子蓋你！」

劉興這一頓話，把個春生說的半天不言語。他心裏翻上滾下的，劉興的話也真很對；人家女學生，哪麼說，也不會跟拾柴，打草的窮小子結親。一想到自己的窮

家，自己是個窮莊稼小子，越想心就越涼了。春生想了一陣，拿定主意，再也不去找桂蘭。桂蘭到樹林裏去了幾趟，都撲了個空。

就是在街上，春生一見桂蘭，總是遠遠的避開，在路上碰見個頂頭，他就故意的把臉扭過去。有一次她倆個在路上遇見，她拉住他，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叫：『春生哥！』

春生慌的說不出話來，臉燒，心跳，話也沒說，摔開她的手，扭頭往回跑，一直跑的出了村，他才輕鬆的長吁了一口氣。就打這一次，他一直沒再見着桂蘭。

不久，張各莊街上傳開了：『桂蘭訂了婚。』

三

桂蘭她爹叫張福有，綽號叫二鷄登；是半拉莊稼人，秋裏，麥熟也下地；一到春冬兩閒，就整天在松林店街上。過去，在他爹那老頭活着的時候，他家裏也過的好，有一輛大車，養着兩頭牲口，一條牛一條驢，有三十來畝地。他爹那老頭幹活

頂勤，二騷登也長年趕着輛大車拉腳，不肯瞎花錢。打老頭一進棺材，二騷登心上癢癢的，但還是一本正經的做活，但不久他交往上一個小時候私塾裏的同學，現在衙門裏的日本翻譯官，學會了吃酒打牌，嫖賭鬥子……幾年的工夫，把大車也賣咧，牛驢也賣啦，地寫出了十來畝，日子越過越瀟，二騷登的架子越長越大，來往的有好幾個不三不四的衙門裏的朋友，發昏拉。二騷登說話氣也粗咧，常常對人吹鬍子瞪眼，一不舒心就拍着桌子叫喚：『送他上松林店，真他媽的要造反咧，眼裏也不看看我是誰？』

有些鄉裏人故意把『二騷登』改成『二爺』，遠遠的一見張福有過來，就連笑帶鬧的說：『這不是張二爺嗎？』

張福有一聽這字眼，心眼裏舒服的不行，點頭砸嘴的笑着：『爺爺，您！』張福有好交個官面上的朋友，衙門裏的狗腿都跟他相好。這一年冬天，在翻譯官家裏打牌，碰上了松林店砲樓上的白脖。隊長，白脖隊長姓張，綽號叫張二楞，

● 白脖：爲日軍侵華時期偽軍的綽號，因爲他們的制服領口是白的。

松林店街上，所有的砲樓，都屬他管着，他是東北人，作戰打賭了一隻眼。白脖們背後都叫他瞎隊長。這天二謎登一遇見張二楞，兩個人談了一陣，氣味非常投合，立刻作了知心朋友。二謎登天天跟他打牌，逛暗門子……張二楞也騎着大馬到張各莊來過兩趟，張福有一家子他全認得。

那天恰巧碰見桂蘭，他一見桂蘭就問二謎登：『這是你什麼人？』

『這是我的丫頭！』

『不錯，這個長相就是嫁個師長也不愁！』張二楞一隻瞎眼笑的成一條縫。

這一年剛過大秋。張二楞在松林店擺下賭局，派下兩個白脖請二謎登去捧個場。二謎登立刻騎上自行車，上松林店。二謎登在賭局裏，打掌燈一直賭到雞叫，一口氣就輸了一百多塊現大洋。二謎登越輸越上火，越火越輸，不大工夫又輸了二百多，一算賬三百八十塊現大洋。把個二謎登急的臉上直冒汗，像個熱鍋上的螞蟥亂轉。

儲張二楞一眼看出二謎登沒現錢，他把腰裏的二把盒子一拍，一堆銀洋往桌上

一放：『大家是朋友，過過再來，別等着拿不出來，出不去這個門，那可不好看！』

這一下可把個二謎登吓怔住：『二兄弟，我今天可是沒帶現錢！』

賭隊長把一隻瞎眼一翻：『你沒錢，哼，我這是賭局，要的是錢，不是耍着玩咧！』

『二兄弟，要錢得等兩天！』

『等兩天，我們一開差，往那裏找你來着？咱講好現對現，誰也不許草雞的！』

媽那疤子，你耳朵聾不聾？』張二楞拍着桌子乒乓山響：『不拿錢別想出這個門！』

張二楞一咋喝把二謎登吓毛咧，臉上的汗珠子，像雨點子似的往下滴噠……。

不大工夫，翻譯官悄悄的過來，把二謎登拉到一間密室裏，兩個人嘖嘖咕咕的談了半夜；就在這一天夜裏，二謎登寫下一張婚書，把桂蘭賣給瞎張二楞，折了三百塊現洋的賭賬。翻譯官過來一說開，瞎張二楞連着向二謎登作揖，道歉：『適才魯莽，望祈海涵！』

『咱作了親就是一家人了，還客氣甚麼！』二謎登笑着。